

、簡陋的……它能激昂我們生的意志，毫無痛楚的彌補了現實生活的缺陷，使我們精神昇華，改變氣質，幫助你我開濶心胸、拓廣視野，而不再只想到凡俗的日子……。」

所以，讀書為什麼會不快樂？（戴度山）

一個「市鎮小知識分子」的心聲

評「第一件差事」，陳映真著

民國六十四年十月，遠景出版社印行

這是陳映真第一次在此地將他七年以來的作品結集出版，從這本短篇小說集中，我們可以感覺得出他作品裏的青酸苦澀是多麼地刺人。在有些作品當中，作者「內省」之深沉，也已到了無法與多數讀者溝通的地步——假如你並不是那麼瞭解陳映真這一個人的話——例如他早期作品中源自童年灰黯記憶的「我的弟弟康雄」、「故鄉」、「死者」及「祖父和傘」，若是沒有書前許南村一篇大序出來點化的話，那麼

我們對於作者所懷抱的那一部份沉落的心境，簡直就是無言以對。然而有時倒也能够通過文字，直覺地捕捉到一絲無可奈何的挫敗感，以及一些死滅的人性。

佛家以為人生「苦海無邊」，因此着重一個「渡」字；基督教以為人類生而背負著「原罪」，因此主張「救贖」。從這些宗教的內涵，我們可以看出他們並不漠視人生或者人性裏陰暗的一面，反而能够正視它，並且以人的弱點作為人類行為的火花，去點燃行動的引線。如果我們承認一個藝術家在他作品中的意識凝聚也是某種「宗教」的話，那麼揆諸陳映真的小說之中所呈露出來的世界觀，則是一種無力的、頹唐的、殘廢的生活行動者，如「我的弟弟康雄」裏的康雄、「一綠色候鳥」中的趙如舟，及其他各篇之中以死亡、瘋狂、麻痺作為結局的衆生。

令人大不以為然的是，這種世界觀的根源却是來自所謂「市鎮小知識分子的作家」地位之淪落，或者是印證於佛洛伊德的「情意結」說——去歸附於童年的不幸。童年的不幸，乃是一種甚普遍的現象，暫且不去談它了罷。僅就作家（或言「知識分子」）地位

低落一事而言，根本就是世事推移，社會結構變遷的結果，在一種大變動中，文人尋不到自己的地位已是一件極可悲的事情了，遑論還對往昔士大夫階級的優游抱殘守闕呢？張系國在「讓未來等一等吧！」（書評書目社出版）一書中，對於此事已有了很中肯，豁達的看法，兩種觀念相互觀照之下，我們不禁為陳映真胸懷的狹隘覺得十分遺憾，也因此對他發表在文學季刊的一系列作品會覺得是一種突破了。在「唐倩的喜劇」、「六月裏的玫瑰花」、「第一件差事」以及第一期上的「最後的夏日」這一連四篇小說當中，我們就看到了作者陳映真終於噬破了他自以為愁的繭，從困囿的角隅裏像蝶一樣地飛舞在正照耀著衆生的陽光之下；我們從此看到他小說中有血有肉的人物——因此，他們在陽光下是有影子的了——你、我或活在這世界上某一些人的影子。陳映真也祇有從這時候起，契合了現代作家作為一名時代見證的使命，而與黃春明、王禎和、施叔青或者張系國等人的文學路線相滙合，又為民族文學的殿堂立了一根支柱。

在文學也有「票房紀錄」的今天，能够看到陳映真七年以來的幾乎全集，想到出版它的遠景出版社居然能够無視於社會趣味的大勢所趨，倒也十能够使得我們一千市鎮小知識分子」虛榮一陣子的了。（馬海僕）

本刊廣告價目表

封底（彩色）	全頁	六〇〇〇元
封面裏	全頁	六〇〇〇元
封底裏	全頁	四〇〇〇元
首頁	全頁	二五〇〇元
目錄前	全頁	一六〇〇元
內頁	全頁	一二〇〇元
內頁	半頁	六〇〇元
補白		三〇〇元
甲種文化窗分格廣告（封底彩色）		六〇〇元
乙種文化窗分格廣告（封底裏）		五〇〇元
丙種文化窗分格廣告（內頁）		四〇〇元

委刊廣告電話：5816283